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序

余少承先大夫訓不敢濫交道光壬午北行遇亥白於途亥白早聞先大夫名遂投刺與余交如舊相識余聞其談論古今十不識一心竊愧之入都往來甚懽一日寒甚披新裘游法源寺亥白一見訶曰若衣此何可令老翁見余悚謝自是推服爲畏友丁亥戊子間亥白隨海鹽朱虹舫師學爲復隨入都己丑余倖捷南宮入翰林出所習律賦質之亥白必爲別白是非有當意者則曰子所言自有身分且勉以正學余處事疑難就與商榷裁制輒當理始歎從前之相知未盡也庚寅假歸亥白爲余己丑同年生代撰先大夫壽言先大夫喜曰作古文有學識吾罕見其匹是年冬余復

至都則次白貧愈甚仍橐筆爲虹舫師校定國朝從政錄後館歙縣吳退旃師邸第課諸公子閒握管作程文習楷書蓋次白數十年研究經史忽易其所學於不願爲者而爲之其胸中鬱結當何如也次白體弱素患痰喘至壬辰益劇病革取所著書付嘉興錢子萬託其尊人衎石先生手定旣歿退旃師哭之甚余與子萬經紀其喪歸之於家丁酉余視學楚北任滿入都次白子文貣已登賢書來謁下第將行余助之金歸旋聞子萬提鄉闈方謂次白遺書錢氏父子可力任其事無何文貣歿衎石子萬相繼物故余於咸豐癸丑告養旋浙詢之文貣子保蔭茂才知遺書已從錢氏取歸余取次白攬青閣詩集及其配吳孺人早花集擬先付梓出

百金屬保葆別錄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待刊未幾保葆又歿同治癸亥余視學皖中次白從姪少石刺史出賈服注輯述手稿畀余塗乙增改不能盡識適延寶應劉叔俛茂才在幕茂才以經學世其家余屬爲校勘經始於今年春十月蕆事爬梳抉摘條分件繫始燦然可讀時李少荃宮保方開書局於金陵因將是書暨其夫婦詩集節俸鋟諸板俾少石終其事焉次白所著錄甚多而賈服注輯述尤所經意旁通曲證使古誼昭若發蒙詩亦才華發越性情眞摯酷肖其爲人吳孺人詩秀骨天成絕非近時閨秀所能及綜其生平享文字之福至厚乃早喪嘉偶屢上春官終不獲一第中年客死遺書經歷歲時多所散落而是三書故完好無恙

固亥白之幽光必耀抑亦天之償於身後者倘豐耶余老而無間負此畏友惟念生平落落寡交至今稍知自守不背先訓則猶賴亥白提撕之力也亥白事蹟詳衎石惺菴兩先生所作銘傳書之精蘊詳叔俔所撰序跋中玆但記吾兩人相交之深以及人事變遷傳書之難如此此書刻成可稍慰亥白於地下世有志亥白之志者當益爲發明以傳諸不朽也同治丙寅冬至日餘姚朱蘭序

序

嘉興李次白先生邃於經史尤善小學沈潛不近名世鮮知者陽湖孫淵如觀察一見劇賞之觀察晚年善病所著書多先生爲助嘉慶戊寅本省鄉試以經策博贍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之門文簡小學爲海內所推既得卷甚喜自是屢赴公車徵於旅次與餘姚朱久香宮詹訂莫逆交兩先生皆謹愼不妄交友者也先生數奇卒不第宮詹已捷南宮官翰林先生殁於退旃吳伺書京邸宮詹親視含歛集貲歸其喪於家既又取所著書並古近體詩選錄將付梨棗于是先生所著左傳賈服注義始見於時其書援引甚博字比句櫛於義有未安者亦加駁難雖使沖遠復生終未敢專

樹征南之幟而盡棄舊義也至周禮䐢義詩考異詩經名物考十七史考異見錢衎石先生所撰墓誌今俱無存所爲詩名攬青閣詩鈔配吳孺人亦慧才能詩有早花集風雅商推或相唱酬爲閨中韻事恭冕嘗取合讀之沖和𤄊邈怡情悅性於溫柔敦厚之旨未之失焉吳孺人早卒先生年未三十遂不續娶子蘐階先生名文寶世其學道光乙未科舉人與先君子爲同年生恭冕未之見也其孫保恩亦謹厚有祖父風宮詹招至使署與恭冕共事久故得讀先生遺著而謹括其學行之大俾後之人有所考焉同治乙丑寶應後學劉恭冕謹序

李次白孝廉傳

平湖徐士芬撰

君諱貽德字天彝一字次白又號杏村先世由江陰徙居嘉興梅會里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父朗皆國子生本生祖宗渭永昌府知府本生父蘭乾隆己亥舉人君二歲而孤三歲外祖陸公韻天口授以詩至輾轉反側句輒下上其手七歲賦柳絮有滿地落花應羨汝春風吹到最高飛之句族人進士集一見目爲奇童延之家塾爲剖析經義數十條每覆解未嘗失一字十歲習舉子業一藝出輒冠其曹年十八爲縣學生試高等食餼因家貧遊慈谿習法家言尋以母病歸燀湯調藥悉身親之時說稗官雜劇凡可以娛親心者無不爲也後館硤川蔣氏蔣藏書富盡發其篋

讀之學益進繼又館金陵王氏時陽湖孫廉使星衍亦僑寓金陵君投以詩百韻郎相得甚歡與上下古今窮晝夜不息孫公晚年所著書君爲卒其業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爲浙士冠得進呈嗣是六上春官屢薦不售都下無不知君學行爭欲延致之曾朱閣學方增視學江蘇延君衡校所甄拔盡一時名士壬辰會試復報罷君念祖父皆未中年賫志卒思得甲第以慰先人以故精力已衰而志未嘗少挫時子文眥已食餼于庠屢以書請歸君報之曰父子各努力毋遽作歸去來辭亥乃翁心也是年館吳氏課少司空椿之子司空重其學倍加敬禮君力疾督課不少輟竟於十一月以痰喘歿於館舍年五十歲君生性孝友篤於內行本生

毋鄭孺人性嚴時怒輒跪受無少忤兄鳳孫有廢疾終身敬事之不少衰撫兩從子若已出家徒四壁立而歲所入輒以贍宗郷之貧無依者配吳孺人工吟咏姑卒泣血成瘵疾不起君時甫逾冠誓不再娶作述哀悼亡諸詩以見志素耿介人不能干以私房師桐城李公宗傳居停婺源王公鳳生先後攝本郡守褭足不一及其門與人交肝膽披露不少隱有不可輒面斥之然不設崖岸讀書一覽成誦終身不忘嘗徵事云出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人覆視之不少爽尤具經濟略於天下山川阨塞士馬芻糧以逮治河興屯諸利弊羅列若指諸掌弱冠時即工韻語亦間爲倚聲著有攬青閣詩鈔夢春廬詞存若干卷後乃與馮太史登府張孝廉昌衢

以經術相切劘著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
廉使輯漢魏之說經者爲十三經佚注一書命同志諸人分任之
君著有周禮賸義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
以迄五代靡不縷析條貫實事求是著有攷異若干卷覛錢宮詹
攷異一書尤加詳焉他若糾鄧氏姓氏辨證之謬則爲訂正之因
錢氏史韻之缺則爲增補之而待勒成書者復有數種文貢以行
狀請爲傳因刪𠜱其凡如此
史官徐士芬曰余與次白同舉鄉試又皆出桐城李公房里居接
壤一見如故遂同偕計車北上復共舍館驌是每在都閒二三日
必相過氣誼之親侔手足焉君豐頤便腹不事脩飾吐屬諧雋見

者如飲醕醪亦莫測其涯涘座師高郵王公深契之每論學術必語及君禮闈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輒疑爲君卷亟入選蓋欲昌其學也使其得展所負豈止著書數尺已哉不幸賫志以歿令子克世其學屬其裒集著述以備采入史傳云

李夊白墓誌銘

嘉興錢儀吉撰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夊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夊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著蘄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間夊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夊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貢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貢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夊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間兩舉博學宏詞科李氏皆有薦者夊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

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亥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亥白分任之成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恭冕謹案當作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著書多付亥白爲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尙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阨塞士馬芻糧治河興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亥白語則皆驚歎以爲殊絕然亥白處衆中侈頤莞愕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

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爲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增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亦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歿亦白經紀其喪録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朝夕呫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倘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歿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亦白兄鳳孫有廢疾亦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閒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茶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窆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留將謀之不

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亥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亥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迺其所著書則雖余不以告蓋亥白志意深遠初不屑屑文字間今得其手稿有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異詩經名物考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畧未竟其十七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諦審當與嘉定錢氏書並行者嗚呼亥白已矣幸而傳其所著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亥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郵先世自江陰徙嘉興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亥白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貢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亥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一

嘉興李貽德學

春秋　賈曰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本疏

案爾雅釋詁法常也周禮冢宰以八灋治官府太宰之職後鄭注常所守以爲灋式也陰陽之中郎下所指春秋也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者漢書律歷志文志云向子歆察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所以定命也是賈義本之劉歆也而正義駮之曰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矣然案墨子明鬼篇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言書之竹帛卽所云春秋也稱古者聖王明春秋之名由來已遠當不始於周也故劉賈釋春秋制名之始不以周正

爲文而曰春爲陽中秋爲陰中也尙書大傳曰萬物非春不生非秋不收收亦成也說文酉部云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卽其義也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者中卽天地之中動作之則所以定命卽不失中也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此春秋之名所由立也周禮盡在魯矣昭二年傳文史法最備謂未脩之春秋如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孔氏謂五十凡是周公舊制是史法最備也史記卽魯春秋韓宣子見春秋而稱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史與周禮同名也

傳 孟子卒　服曰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本疏

案說文嫌一曰疑禮雜記疏引異義曰卒終也嫌與惠公俱卒

者以上云惠公元妃孟子不重言孟子則卒之文上蒙惠公矣故曰嫌與惠公同卒也仲子生正義曰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言孟子卒其義同也

聲子　服曰聲子之謚非禮也通典一百四

案詩文王箋釋文謚恐也生成之行終始恐錄之以爲謚也白虎通謚篇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周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迹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謚稱聲子謚也史記正義引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禮記郊特牲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白虎通又云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郊特牲又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然則婦人亦當從夫之謚矣故通典引劉向通義曰婦

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子謚今聲子妾也以不得蒙惠公之謚而別爲謚非禮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賈曰隱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本疏

案禮記王制王太子羣后之適子則王之子爲太子矣曲禮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國君之子爲世子矣白虎通爵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尙書傳曰太子發升于舟初學記或曰諸侯之子稱世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

不定也按此故賈以桓公爲太子也然太子之立當在父存之時今惠公已薨而隱立桓爲太子者承惠公志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凡當繼體者卽君薨而仍稱世子矣廣雅釋詁奉持也臣謬正俗亦云奉謂恭而持之知奉以爲君者隱公攝也故元年不書卽位往還不告廟惠公改葬不臨尊仲子爲夫人以赴諸侯是皆不敢自以爲君而以君道讓桓也正義曰隱雖不卽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按白虎通爵篇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當時惠公薨桓少隱因爲之攝政也隱攝政而仍改元者所以繫臣民之望史家從實書

之蓋於桓不能繫其虛年於隱不能沒其政令史記十二諸侯表列共和元年是時奉宣王爲君而攝事者未嘗不改元也文王世子云昔者周公攝政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書大傳云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是時奉成王爲君而攝政者未嘗不號令也又何疑隱之改元號令乎若然則隱既奉桓爲君隱不嘗直稱爲公矣曰周公共和臣也以臣攝君臣不得干天位也故弟改元號令而已若隱惠之子桓之兄也白虎通嫁娶篇人君無再娶之義是元妃既卒仲子來歸其分與聲子等也又封公侯篇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

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按此則隱當立矣隱當立而奉桓爲君隱之讓也魯史不書卽位穀梁傳曰成公志也成其爲公者春秋繁露王道篇魯隱之代桓立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

隱公

元年　經　春王正月　服曰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本疏

案公羊序疏引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是言春秋爲孔子作也然杜氏云春秋魯史舊名㕣

羊莊公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公羊解題疏云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脩之若然則春秋不得言孔子作矣而云作者公羊莊二十九年舊注云有所增益曰作蓋孔子因史文而增益之故孟子亦曰孔子作春秋也言於春每月書王者謂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也何休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統三王之正者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

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案禮記大傳云改正朔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春秋稟承周正自當以周王爲斷而云統三王之正者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一姓也律歷志述劉歆之言曰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

也其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郊
特牲疏引異義曰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蓋
周監二代其通三統亦猶不相沿樂而成均存夏濩不相襲禮
而養老用饗食也傳於此經著之曰王周正月正見王二月則
殷正月王三月則夏正月舉一反三也不然告朔須時王所建
習之固然誰不知爲王正月也而必舉周以示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賈服曰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
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本疏
案爾雅釋詁嘉美也墨子經上孝利親也賈子道術子愛利親
謂之孝後漢列女傳注謙讓者德之基也儀父美隱有利親之

孝讓弟之賢儀父能與結好是尙賢矣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傳云未王命故稱名是附庸當名而此稱字者莊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是褒則書字貶則稱名書字爲貴之也書字爲貴者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已冠而字之注字所以相尊也今儀父稱字是貴之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賈曰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穀梁成八年疏）服曰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本疏）

案周禮維王建國釋文引干寶曰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也漢

書文帝紀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公羊成八年傳注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賈氏別王與天王並天子者獨斷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公羊隱元年傳車馬曰賵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賵白虎通崩薨篇賵者覆也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賵之爲言覆也廣雅釋詁二賵覆也公羊隱元年注亦曰賵猶覆廣雅疏證冒賵覆古聲並相近說文無賵字新附有之鈕氏樹玉新附考曰賵疑作冒是服云覆者古義也其云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者漢書鄒陽傳注覆猶被也故覆被連文服以賵來自天王因以覆被之義申之

正義曰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按服云賵覆也自詁賵義云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自詁來歸之義非必以賵專屬覆被臣子廣雅釋詁又云賵送也既夕鄭注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明有數義隨事所指則此經之賵以上賜下與他賵異服因以覆被爲義夫各有所當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賈曰盟載詳者書日月備易者日月略春秋釋例大夫卒例

案盟之見經百有三事書日者五十三不日者五十云盟載詳者書日月備者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辭也僖九年盟

葵丘傳紀盟言經書九年戊辰二十八年盟踐土傳紀要言經書五月癸丑襄九年同盟于戲傳紀載書經書十有二月己亥十有一年盟于亳城傳紀載書經書七月己未由是推之盟載詳若日月備若盟載簡易者則具月而不書日故曰日月略也

傳不書卽位攝也　賈服曰四公皆實卽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本疏賈又曰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本疏不書隱卽位所以惡桓之篡春秋釋例卽位例

案四公隱莊閔僖也禮記燕義注位朝位也白虎通爵篇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又曰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諸侯改元卽事社稷四公皆書元年則實卽位矣謂孔子修

經乃有不書者楚辭湘君注修飾也禮中庸注修治也春秋本魯史舊文孔子因而飾治之故傳亦曰非聖人其誰能修之人君即位繼體改元舊史無不書至孔子修時始有不書釋例引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與賈服同桓爲齊襄所賊閔爲慶父所弑莊僖因之即位是曰恩深不忍故傳言不稱以明心之至痛也桓未克君而暫稽般未成君而見弑隱閔因之即位是曰恩淺可忍故傳言不書以見時之流變也隱公存讓弟之志居攝以俟桓公不察隱志竟至篡弑故賈以爲仲尼新意特不書即位以明隱志而桓之惡愈見矣

未王命故不書爵　服曰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本疏

案說文爵禮器也禮器貴者獻以爵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古者以爵爲秩次故假爲爵人於朝之爵也爵者醮也者詩卷耳疏引韓詩說曰爵盡也足也醮曾子問疏酌酒爲醮冠義疏醮者醮盡之義醮通噍漢書高紀如湻注靑州俗呼無子遺爲噍類或通釂曲禮長者舉未釂鄭注盡爵曰釂是爵爲盡醮亦盡也所以醮盡其材也者國語周語韋昭注呂覽異用高誘注竝云材用也儀禮士冠禮注德大者爵以大官疏爵位次高下之稱則位次高下所以盡其用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材也

卽服義也

初鄭武公娶於申　賈曰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本疏

案隔其年後有禍福者謂閒隔其初年之後或禍或福傳將終言禍福之事乃曰初以追敘事原也

及其叔段　賈服曰共謚也 本疏

案謚法解旣過能改曰恭恭卽共也段謚曰共當取此義莊公十六年傳鄭伯云不可使共叔無後段有後於鄭知段當有謚矣正義曰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糊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段出奔共故稱其知不然者案謚法解恭

之謚有九烏知必取義於敬長事上乎且如正義之言則魯之慶父親弒子般於事上之德何如何亦謚共也且列國卿大夫出奔之後如宣伯太叔成子類皆有謚安見共叔無人爲之謚乎至餬口四方鄭伯權宜之詞豈足爲典要乎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下文出奔共注云共國名豈有人臣出奔繫他國之號以相稱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正義伸杜氏而斥賈服過矣

請京　賈曰京鄭都邑鄭世家注

案禮記郊特牲疏引異義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時叔段封京得立宗廟故曰都也都亦名邑莊二十八年傳宗邑無主閔元年傳分之都城

皆指曲沃而都邑互言故賈云都邑也

都城過百雉 賈服曰雉長三丈 賈義見本疏及周官典命疏○服義見典命疏

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正義引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按諸說不同如此而賈以三丈爲雉者詩鴻雁疏引鄭康成駁異義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爲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禮記坊記疏又引異義云古春秋說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按此則許雖列大戴禮韓詩說亦以雉長三丈爲正然則鄭於異義蓋申之也鄭知鄭伯之城方五里者考工記匠人疏引駁異義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是也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徒爲古學皆云雉長三丈知古義然也

太叔完聚　服曰聚禾黍也木疏

案禮記月令務蓄菜多積聚方言萃雜集也東齊曰聚周禮委

人注聚凡蓄聚之物也禾者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淮南墜形訓禾春生秋死注禾者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黍者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月令注黍火穀管子輕重黍者穀之美者也齊民要術二引氾勝之書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孟子師行而糧食詩公劉于橐于囊爰方啟行蓋段將襲鄭故聚蓄之以供軍食也

出奔共　賈曰共國名鄭世家注

案呂氏春秋愼人共伯得乎共首注共國伯爵也徐文靖竹書統箋引魯連子曰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

謂之鄭志　服曰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本疏

案大戴記夏小正傳養長也詩棫木傳成就也廣雅釋詁誅殺也荀子仲尼篇注誅者討伐殺戮之名禮記檀弓注志意也國語越語注意志也志意互文故周語有不祭則修意韋昭云意志意也言欲長就段惡而後殺戮之不令生全以出奔鄭伯處心積慮如此故謂之鄭志正義曰鄭伯於段實無殺心及其謀欲襲鄭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服虔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按鄭伯非志在必殺則因祭仲子封之言早爲裁抑使知戒懼必無逞志之事矣惟

深心積慮欲厚集其毒使殺弟出於有名曰自斃曰將崩坐料其敗而不爲之節制平時養成其惡者如是及聞襲鄭之計始曰可矣則欲殺之心見乎辭矣正義申杜難服恐未盡當時要領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賈曰城潁鄭地鄭世家注服曰天元地黃泉注地中故曰黃泉也文選繆熙伯挽歌詩注

案城潁當卽地理志潁川郡臨潁今許州臨潁縣西北十五里有故城天元地黃易文言傳文荀爽曰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元也地者陰始于西南故色黃也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詩召旻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從中卽地中之義也言地

之色黃泉由地中行故曰黃泉

爲潁谷封人　賈曰潁谷鄭地鄭世家注

案水經注潁水篇云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服曰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本疏

案公言入不言出言姜出則公出可知姜言出不言入言公入則姜入可知故曰互相見

同軌畢至　服曰軌車轍也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三

案楚辭思古復往軌於初古注文選西京賦方軌十二注東京

賦經涂九軌注竝云軌車轍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注軌車迹也軌或爲車轍或爲車迹者廣雅釋詁三云轍迹也漢書賈誼傳集注車迹曰轍本作徹說文云軌車徹也段氏注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輈以下曰軌合此二語知軌所在矣上歫輿下歫地兩旁歫輪此之謂軌中庸車同軌兼廣陿高庳言之徹廣六尺軹崇三尺三寸天下同之同於天子所制之度也車人徹廣六尺自其裏言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曰由輈以下曰軌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裏言之史記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自軌徹之說不明訓之以地上之迹迹非不名軌徹也而迹豈軌徹也如後人之憒憒

則許嵩云軌車轍也轍車迹也已矣轍與從同義見段注

改葬惠公　賈曰改備禮也同上

案儀禮喪服記改葬緦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惠之葬未久諒無崩壞毀敗其欲改葬者下文云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禮不備也故據以爲義君之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

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
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
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
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
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誄曾子問
諸侯相諡非禮也此諡誄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
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
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冢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
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冢人凡諸侯葬於墓者
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惠之葬爲闕何禮傳不能明至此

改葬

公弗臨　賈曰葬嗣君之事公勿臨言無恩禮曰改葬緦也同上

寀葬嗣君之事者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卽尊之漸也嗣君之稱別於未葬已葬明葬爲嗣君事也公勿臨言無恩者喪服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穀梁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喪服記改葬緦鄭注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

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若然則臨而見柩禮惟服緦服輕則恩已輕矣今勿臨則勿緦恩無所錄故曰無恩也禮曰云者卽引喪服文也

有宋師　服曰宋師卽黃之師也 本疏

案上文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故服云卽黃之師正義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太子故有闕也服以爲卽黃之師則隱自敗宋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知不然者國語晉語雖當三季之王注云季末也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齊季斯甚注季謂末年則上云惠公之季年謂惠公之末年也

白虎通爵篇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若然君薨以後未改元以前則爲前君之年傳云惠公之季年隱未改元義當繫於惠也其實宋師適在惠薨之後傳故於改葬而申之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其卽爲黃之師甚明不必謂報黃之師也黃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黃縣當卽其地

葬故有闕　賈曰言事以明禮闕之故御覽五百五十三

案禮記禮運三五而闕疏云謂月光虧損漢書谷永傳闕更減賦注闕亦謂減削之禮闕之故卽傳上文所云也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賈曰不與大斂則不書卒本疏

案禮記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鄭注爲之賜謂有恩惠也是君於大夫容有不與小斂而無不與大斂者白虎通崩薨篇大夫曰卒若君不與大斂直不以卿佐視之亦不得以卒予之是賈氏所云雖於傳無例要與禮意相發明也

經無駭帥師入極　賈曰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釋例爵命二年

極戎邑也本疏例

案周禮典命公之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是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固周正禮故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是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若然則卿之正禮爲三命惟卿乃得見經是春秋之序必三命乃得見經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卿有等差不皆三命與周禮異恐非周之正制至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而其父兄並得見經者書內事故也列國則三命始書通例也極爲戎邑者穀梁以極爲國杜以爲附庸賈以爲戎邑正義曰傳無文焉今按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而故戎城在兗州府曹縣故賈以爲戎邑

三年 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賈曰日月詳者弔贈備日月略者弔有闕 釋例崩薨卒例

傳為平王卿士　賈曰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御覽四百八十

案白虎通爵篇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昏義天子立九卿說苑臣術篇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是卿當九而此云六卿者昏義疏云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大戴記保傅篇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盧注卿也謂之孤也云有事者六卿也者詩假樂箋卿士卿之有事者周官孤卿並舉而孤之職掌無聞是九卿中有事者惟六六卿者鄭司農注云冢宰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治司徒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教宗伯之職帥其屬而掌邦禮司馬之職帥其屬而掌邦政司寇之職帥其屬而掌邦禁此三時皆有官惟冬

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詩緇衣序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是武爲司徒矣若莊公不知六卿何屬故賈氏統以六卿釋之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賈曰王子狐周平王之子忽鄭莊公太子忽也同上

案史記周本紀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爲質時平王未崩故知爲平王王子忽後爲太子桓六年傳云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取溫之麥　賈曰溫周地名蘇氏邑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注云蘇忿生所封也隱十一年傳與

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在首列成十一年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溫爲蘇忿生所封邑

潢汙行潦之水　服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本疏

案說文潢積水池畜亦作蓄後漢和帝紀注文選東京賦洪厵素蓄注竝云蓄積也畜又作稸文選高唐賦注引字林稸積也則說文言積水服言畜水義竝同也爾雅釋邱注頂上汙下者釋文汙本亦作洿說文洿濁水不流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洿呂覽達鬱注水淺不流曰汙潢汙義相等國語周語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注大曰潢小曰汙史記屈賈傳索隱汙

濆也又老莊申韓列傳我甯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索隱汙瀆濆汙之小渠也潦說文雨水大貌詩泂酌傳行潦流潦禮記曲禮釋文雨水謂之潦爾雅釋宮行道也月令水潦盛昌又云邛隰水潦正義云言道上聚流者故以道路之水釋之

東宮得臣之妹　服曰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詩碩人疏

案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若然則得臣時居東宮故傳稱若此漢書竇皇后傳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漢時太后居東宮是古者東宮非世子定稱也

正義曰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非古義也

石碏　賈曰石碏衛上卿衛世家注

案禮記王制次國三卿儀禮聘禮疏卿每國三人是卿有上中下也

驕奢淫泆所自邪也　服曰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本疏

案四者驕奢淫泆上云弗納于邪明不邪則無是四者之弊若邪則四者皆由此而起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

四年經衛州吁弒其君完　賈曰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本疏

案州吁公子也不稱公子而稱衞州吁以其志在取國故以國言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賈曰遇者用冬遇之禮本疏

案周禮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冬遇之文亦取此義此經公羊傳云遇者何不期也賈以冬遇之禮釋之義足相輔也釋例云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是賈氏說又本之劉歆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服曰衞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衞於陳蔡下詩擊鼓疏

案傳曰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衞使宋爲主也知使大夫將者詩擊鼓序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鄭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伐鄭在魯隱四年是將兵者爲公孫文仲故知爲大夫也敘於陳蔡下者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定四年敘踐土之盟衞在蔡先盟會征伐敘次等差若衞侯自行當敘在陳蔡前今不然者以大夫將兵故也

殺州吁于濮　服曰濮陳地 衞世家注。索隱四十一

案昭九年傳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 水經注濮水篇 是濮爲近陳之地杜云陳地水名顧氏

棟高曰在今陳州府北境卽濮水水經濮水篇注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原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衞靈聞音於水上殊爲乖矣余按水經爲濮水不爲濮也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涓涓與之過沙枝流派亂互得通稱是濮卽濮也此地蓋在其上

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服曰先君莊公本疏

案漢書禮樂志而背死忘先者眾注先者先人謂祖父州吁於莊公考也故知稱莊公也杜指二年鄭人伐衞之怨按史記衞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州吁方弑桓而奪其國豈反爲修怨而復仇乎則指爲隱二年之

怨非是當是莊公時舊怨在春秋之前隱二年伐衞亦是修怨
非桓公始有怨先君不得指桓
以賦與陳蔡從 服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衛世家注
案國語魯語悉帥敝賦注淮南要略悉索薄賦注竝云賦兵也
說文兵械也荀子大略注兵五兵也詩擊鼓序疏古者謂戰器
爲兵昭十四年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爲兵
也然則兵亦可通爲軍也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
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後鄭注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
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氏公彥疏謂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又論語道千乘之國成元年正義引鄭注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小司徒疏引鄭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與周禮注所引同是司馬法而甲士徒卒之數異者賈公彥曰彼是畿外邦國法外

內有異故也大司馬之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後鄭注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若然則甲士徒卒數容有異而以田賦出兵則上下通制也故謂兵爲賦也

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服曰右宰醜衞大夫同上

案隱元年傳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未可知也凡賈服注名氏見傳曰某大夫亦同此意故後不復疏證之

衞人逆公子晉于邢　服曰邢周公之允姬姓國同上

案成六年傳凡蔣邢茅周公之允也故賈云周公之允禮記大

傳疏引鄭駮異義曰賜稷姓曰姬邢爲周公之允是姬姓也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二

嘉興李貽德學

隱公

五年經 公矢魚于棠　賈曰棠魯地矢魚陳魚而觀之魯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卽其地也陳魚而觀傳文也經矢傳陳者爾雅釋詁矢陳也

考仲子之宮　服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本疏

案云宮廟者言凡人所居之宮與宗廟一也然宗廟亦稱宮則此仲子之宮是也云考爲宮廟初成之祭者大戴禮記釁廟篇

成廟釁之以羊盧辯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雜記云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卽釁也雜記又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若然則成廟曰釁成寢曰考似不得以考爲釁然詩斯干序云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彼疏云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蕪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服故亦以考爲釁也將納仲子之主者納本作內說文內入也漢書五行志迺作主注主廟主也初學記十三引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

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曲禮疏引異義云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疏引鄭駁異義云練時既特作栗主公羊文二年傳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時宮廟新主尚未入故曰將納也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者周禮肆師及其祈珥後鄭注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事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後鄭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按兆指社稷言宮指五祀言也是宮廟考成當致五祀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

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又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然則升屋自中釁中當歟先門後夾室者釁門戶歟堅之者爾雅釋詁堅固也淮南時則堅致爲上注堅致功牢也正義曰按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

祀之神乎知不然者策書所列考宮一時事獻羽又一時事故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廣雅釋詁將欲也明是考成仲子之宮將欲萬焉非考時卽獻羽也服祗言豐廟之事不及用樂正義不得合倂經文以妄規之也至致五祀之神本之小子職非服臆撰孔氏所言良未允矣

傳昭文章　服曰大司馬曰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本疏

案大司馬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按司常職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其所建與仲秋不同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注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旗物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正義曰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旣同建當不異故服解此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

不登於俎　服曰登升也本疏

不登於器　服曰登成也本疏

案登升者周禮羊人登其首注登升也儀禮注升當爲登是升登同也登爲成者詩嵩高傳周禮小司徒注竝云登成也服於上爲升下爲成者以骨角毛羽飾器之物不得言升故據成義以釋言飾之而後成矣正義曰上登爲升下登爲成登不容異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按服以升義難以下通不能不異若以不成於器爲不辭詩皇矣誕先登于岸箋登成也昭三年傳以登於釜注登成也鄭杜竝釋爲成皆孔氏所疏何不云不辭乎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服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

天四八士二八宋書樂志

案八八是六十四人六八是四十八人四八是三十二人二八是一十六人宋書樂志載太常傅隆議云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其義甚允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惟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

半非惟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傅氏之議如
此按白虎通禮樂篇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
楚辭招魂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國語晉語女樂二八
韋昭注八人爲佾備八音也若然卽二八亦八人爲行列矣服
說是也

而行八風　服曰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
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
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本疏

案八卦之風者漢書律歷志統八卦調八風是八卦應八風也
乾音石其風不周者易緯通卦驗云立冬不周風至淮南天文

云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高誘注乾卦之風也爲磬也
按說文磬樂石也故高曰磬服曰石其義同也其乾之爲石者
易說卦乾爲玉詩商頌那依我磬聲箋云磬玉磬爾雅釋樂大
磬謂之毊郭注以玉石爲之是石即爲玉之義也坎音革其風
廣莫者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天文云不周風至四十五日
廣莫風至注坎卦之風也爲鼓也律歷志云皮曰鼓禮記樂記
鼓無當於五聲疏鼓革也風俗通聲音革曰鼓是鼓即革也其
坎之爲鼓者樂記鼓鼙之聲讙疏引崔氏說鼓鼙爲坎故詩宛
邱坎其擊鼓毛傳坎坎擊鼓聲謚諧音以應象也艮音匏其風
融者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天文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

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白虎通禮樂篇匏曰笙周禮太師注禮器注竝云匏笙也釋名釋樂器笙生也竹之貫匏象物貫地而生者也是笙屬匏也匏之爲艮者說卦艮爲果蓏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匏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儀禮既夕疏蓏瓜瓠之屬論語陽貨集解廣雅釋草竝云匏瓠也是匏屬艮也震音竹其風明庶者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天文云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白虎通禮樂篇竹曰管律歷志亦云竹曰管是管卽竹也震之爲竹者說卦震爲蒼筤竹九家易云蒼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

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風俗通云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是猶震陽在下使外蒼筤也故竹屬震也巽音木其風清明者通外驗云立夏清明風至天文云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注巽卦之風也爲柷也其巽之爲木者說卦云巽爲木是也離音絲其風景者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律歷志絲曰絃是絃即絲也其離之爲絲者白虎通禮樂篇琴在南方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爾雅釋樂大琴謂之離猶古義也坤音土其風涼者通卦驗曰立秋涼風至天文云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注坤卦之風也爲塤也律歷志土曰塤宋書樂志土之屬塤是塤即土也坤之爲土

者莊二十二年傳國語晉語並云坤土也兌音金其風閶闔者

通卦驗云秋分閶闔至天文云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注

兌卦之風也爲鍾也郊特牲以鍾次之注呂覽仲夏飭鍾磬注

並云鍾金也白虎通禮樂篇楚辭大招叩鐘調磬注並云金曰

鐘是鐘即金也兌之爲金者禮運疏引異義云西方兌白虎通

五行篇金在西方是兌爲金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

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惟

弦鐘與服合餘不同者師說異也正義沈氏引樂緯云坎主冬

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

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

立冬樂用祝敔亦與服說異

叔父有憾於寡人　服曰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詩伐木疏

案禮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又曰同姓謂之叔父以國之大小判也詩伐木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此稱叔父而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是稱伯父叔父矣長曰伯父少曰叔父者孟子不挾長趙注長年長漢書賈誼傳集注少謂年少儀禮覲禮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邦曰叔父若大夫無大小之差矣故當以年長少爲次

六年經宋人取長葛　賈服曰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本疏

案五年經宋人伐鄭圍長葛則長葛宜繫之鄭周禮天官注繫綴也此云不繫言無所綴屬也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使鄭能拊循其民與之固守宋豈易言取乎惟忽視其邑故敵能取之甚易不稱鄭蓋刺之耳

傳鄭人來渝平　服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本疏

案隱公爲鄭所獲見十一年傳釋而不結平者淮南本經訓注小爾雅廣言竝云釋解也謂公於鄭解怒也說文結締也楚辭招魂注結連也言公雖已釋怨未嘗結好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更卽傳曰更成也釋名釋書契約約束之也周禮秋官序官

注約言語之約束又司約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又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約之載注有疑不協也計公立時鄭人當有求成之舉經不書者如宋人之求成亦不書也是時鄭以公舊怨雖釋非約束無以徵信故來渝平正義以公自逃歸非鄭所釋議服不知服自以釋解公之釋怨非言鄭之釋公也所以知公釋怨者四年傳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則公之怨解矣羽父請以師會之非公意也故經書翬帥師惡專且逆公命也

七年

經叔姬歸于紀　賈曰書之者刺紀貴叔姬本疏

案易歸妹釋文詩葛覃傳論語八佾注竝云婦人謂嫁曰歸叔

姬伯姬之娣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白虎通嫁娶篇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釋名釋親屬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若然則媵賤者也釋例稱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內外相比不得書歸明矣今紀侯旣貴重之故經特變文例以書於策蓋所以刺之也

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服曰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脩賓主之禮敬報于戎

案戎以朝禮者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禮記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經解聘覲之禮廢則朝禮卽覲禮言戎時來朝于周也及公卿大夫者昏義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王制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蓋言此也發陳其幣者儀禮聘禮注幣謂束帛也覲禮疏云聘禮享君訖尙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按聘禮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卽服所云

發陳其幣是也覲禮文不具以聘禮互証知之凡伯以諸侯入爲王卿士者顧命芮伯畢公詩淇澳序疏引鄭注云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尙書今古文疏云入者蓋衞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畿內諸侯而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詩淇澳序衞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古有其制也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是封建爲侯而入爲王朝卿士也卿士者隱元年傳賈注六卿之有事者也不脩賓主之禮敬報于戎者國語晉語不脩天罰注脩行也鄉飲酒義賓者接人以義者也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曲禮其次務施報戎既奉幣私面則凡伯宜敬報之敬報

之文覲禮亦不具以聘禮証之有大夫餼賓介禮有大夫饋食賓介禮今凡伯不行此禮是弗賓也

歃如忘　服曰如而也釋文○本疏無也字似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本疏

宋莊七年經星隕如雨論衡增藝作星隕而雨孝經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漢俗堯廟碑作高如不危滿如不溢米芾樂志題作艾如張辭作艾而張是如即而也

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賈曰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本疏服曰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也禮記曾子問疏

案配成夫婦也者配與妃義同爾雅釋詁妃匹也詩皇矣天立厥配傳配媲也易家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必成夫婦之位乃得曰配故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正名不得稱配故曰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者禮記郊特牲壹與之齊注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然對筵伊始婦禮未成不得言配儀禮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帥婦以入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賈公彥曰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推賈氏之意舅存者當不廟見其實此係士禮若士以上未有三月不見祖

廟者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上是廟見下是祭禰明是兩事鄭注三月廟見謂舅姑既歿者也蓋據士昏禮以釋非禮意也白虎通嫁娶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是三月祭行爲廟見之事三月奠采爲舅姑既歿之事以亦字別之明是兩事而士昏禮不言見祖廟者王制士一廟注雖據祭義云上士二廟然據本文是統言士則一廟其常制也一廟則不得有祖廟故士昏禮祇奠采于舅姑而止其必廟見然後配者哀公問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之主又祭統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

敝邑事宗廟蓋娶婦以奉承祭祀爲重苟性不柔順又有七出以濟其變雜記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是也白虎通嫁娶篇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是必廟見之後乃得成婦乃可稱配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廟見成婦矣桓二年傳嘉耦曰妃則怨耦不得稱配矣是以哀公問曰足以配天地之神明鄭注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文公二年傳娶元妃以奉粢盛妃卽配也服義與賈同曰大夫以上者別士言之也曰無論舅姑在否者非如士昏禮舅歿則奠菜舅存則否也必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婦者

郎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之義也今公子忽先配後祖故鍼子譏之又按詩葛屨摻摻女手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曾子問疏引熊氏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賈服謂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諸侯以字　服曰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臧氏展氏是也本疏

案公之母弟者宣十七年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蓋謂與太子同母也以長幼爲氏者翻譯名義一引西域記云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是子孫出

於嫡夫人者則以長幼爲氏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
弟先生後生長幼之別也儀禮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
當鄭注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生以爲字死卽爲氏矣貴適統者
詩江有汜序釋文云嫡正夫人也嫡與適同書周官疏引周禮
以統百官馬注易乾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竝云統本也蓋公之
母弟則爲適夫人所出當重其本以長幼爲氏明其所生之次
第也白虎通姓名篇適長稱伯庶長稱孟釋名釋親屬弟第也
相次第而生也是仲叔季統於伯之後凡適所生者乃如此稱
庶長以下則否矣郊特牲適子冠於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則
儀禮所稱伯某甫仲叔季者專指適子之次第言之冠禮庶子

冠于房外遂醮焉其無字辭明矣其字辭所稱伯仲叔季之不繫於庶子益明矣若然魯公子牙杜氏世族譜云慶父同母弟則庶子矣何得稱叔牙何得稱叔孫氏曰杜氏之說雖自世本不足據也觀莊公問後先問叔牙葢以母弟至親故首問大計而叔牙即以慶父爲對無有嫌疑若果爲慶父同母弟公何以舍慶父而問叔牙且叔牙亦不自知引嫌乎然則以長幼爲氏者必公之母弟故與伯仲叔季以申明之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者大傳其庶姓別於上疏庶衆也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士冠禮注名者質所受冠成人益文賈公彥曰益文者對名是受於父母爲質字者受於賓爲文庶公子以字爲氏

配者合也言其所配字後以爲氏也尊公族者仲尼燕居疏族

屬也公族言屬禮於公與繫統於適爲對文耳臧氏展氏者杜

世族譜云公子彄字子臧孝公子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子是臧

展爲二公子之字其後爲臧氏展氏故舉以爲例也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服曰異姓宋司城韓魏是也本疏

案桓六年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服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是

司城宋司空也子罕爲司城後以爲氏服舉以證官族正義曰

宋司城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知不然者春秋有兩稱氏者

如知罃一人也又稱荀罃趙午一人也又稱邯鄲午士會一人

也傳稱范武子檀弓又稱爲隨武子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則樂

氏可別爲司城也韓魏者桓三年傳韓萬御戎韓其食采地閔元年傳晉滅魏以魏賜畢萬其後即以韓魏爲氏舉以証邑亦如之也司城即樂氏成十六年傳注樂懼戴公六世孫韓萬正義引世本曰韓萬莊伯子畢萬史記韓世家畢公高之後於周爲同姓則亦與晉爲同姓若然則樂氏爲宋之同姓韓魏爲晉之同姓而服云異姓當是傳寫之誤

九年傳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服曰言必不往相救先者見獲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本疏

案言必不往相救者穀梁僖元年傳注救赴急之意言戎人不往赴其急也先者見獲各自務進者說文先前進也一切經音

義六引廣雅務遽也謂前進者見有所獲則遽進言其貪利者釋見獲務進也墨子經上利者貪所得也得即獲也正義引作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而規之曰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辦無故以解亂之今尋繹服意言必不往相救自釋上文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各自務進自述傳文言其貪利也乃釋見獲務進之旨兩稱言字是分詁上下文可証孔氏所見本先者見獲句誤倒於言必不往相救之前因滋疑義今爲更正知服氏所釋未爲訛也魏書徐遵明傳又知陽平館陶

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乃往讀之河北偏習服義而善本寶貴如此知傳寫舛誤由來久矣

十一年傳爭長　服曰先登授玉儀禮覲禮疏

案先登授玉謂爭先升堂授玉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廟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後鄭謂授幣當爲受幣以下云賓送幣則上爲主受幣矣彼言送幣而此言授玉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幣必有玉也故鄭注再拜授幣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登之先後禮無明文儀禮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注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受舍之先

後以同異姓別之則受玉之先後亦當如是矣今薛侯不循往制故爭先登

周之宗盟　賈曰宗尊也本疏○路史前紀八服曰宗盟同宗之盟本疏

案以宗爲尊者詩鳧鷖傳云宗尊也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白虎通宗族篇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是宗盟者言盟之所尊也服言同宗之盟者國語晉語注宗本宗也白虎通宗族篇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祭義周人貴親而尚齒故盟有異姓而曰同宗之盟以貴者統之耳正義曰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疏難服曰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其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

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其獎王室未聞離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故謂之宗盟猶公與族燕非無異姓而亦祇稱族燕何得輕以相詆也

潁考叔挾輈以走　服曰考叔挾車轅箠馬而走本疏

案考工記輈人爲輈注輈車轅也儀禮既夕篇車直東榮北輈注輈轅也方言九轅楚衛之閒謂之輈詩小戎疏云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而衡下句之釋名釋車轅援也車之大援也爲車之援故可挾國語吳語注在腋曰挾箠馬而走者說文箠擊馬也攷工記車人凡爲轅疏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擊馬而走欲其捷也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服曰菟裘魯邑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魯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梁甫有菟裘聚劉昭注引此文是魯邑也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邵氏正義散文言之古者宮室通名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傳室猶宮也孟子爲巨室趙岐注巨室大宮也是天子諸侯所居宮室也作者後漢書樊準傳注作謂營作也欲居之以終老者周禮太史注居猶處也禮記禮運老有所終疾醫注老者曰終言欲處此以終其老也

而禱于其主鍾巫　賈曰鍾巫祭名上同

案鍾巫祭名者言所祭巫神名鍾也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高注神在女曰巫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是古所祭之神有名巫矣

館于寪氏　服曰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同上

案周禮委人凡賓旅之賓客館焉注儀禮聘禮及館注竝云館舍也易屯釋文舍止也漢書高紀注舍息也言止息於寪氏也寪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錢氏大昕云蔿薳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卽蔿氏之後乎